

文藝創作叢書



侯 唯 動 著

美麗的杜甫川 淌過的山谷

文藝創作叢書編輯委員會編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文藝創作叢書

美麗的杜甫川淌過的山谷

侯唯動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書號：滬 400

美麗의杜甫川淌過的山谷

著者：侯 唯 動

編輯者：文藝創作叢書編委會

出版者：華東人民出版社
上海新鄉路一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
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
印刷者：新華印刷廠
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

(滬1)1—6,000

一九五一年四月初版

上部 馱鹽的

—

「三百六十行，

馱鹽的頂忙……」

——民歌

河水細細的像一條綠線，

兩手一掬，

可以攪斷。

河灘，

膨脹着黃膠泥。

一踩泥皮，

彈簧般向上呼擲。

毛驢子噗嗤給下，

踏破了，

越掙扎越陷落。

『哎呀！

不得了！

快攔住別的馱子，

搶救這一隻出險吧。

一個人彎着腰，

駕着馱子過了河，

擦一把汗，

又幫着吆喝；

一個人忙提着尾巴抬；

一個人拖住籠頭拉；

這一隻蹄子，

好容易拔出來了，

那邊的又陷深啦……

這樣的挖弄了一陣子，

才牽着漿糊的空驢子，

垂着頭拐出來。

山水把砭道沖塌了，

這裏又是緊轉彎的斜坡呵！

驢掌一踢，

石頭迸火，

下面綠黝黝的淌水。

這地名叫『剝驢的刀』，

走到這裏，

人和牲口都打冷顫，

驢蹄子叮噹噹響，

人心撲通通的跳；

蹄子一踏實，

人心有了着落，

人心

在蹄子上扣着。

前面是泥窪了，

人提醒着驢子：

「滑跤……滑跤……哦……」

「蹣起蹄子來，

「小心的……」

驢子，

真怪！

都偏偏兒地，

嗅着要命的地方尿尿。

毛毛雨，

絲拉拉地落，

腳伏頭髮上，

像戴着透明的小珠珠，

衣服黏搭搭地，

雨淋的呢！

還是被汗溼透了！

走在平地上了，

一鬆勁，

就唱歌：

『你媽媽打你……』

插進了失急的吆喝，

『……你跟哥哥說喲。』

上山下坡，

天天走。看。

這一行三個，

王麻子，

臉麻的倒上一升豌豆，

都滾不了一顆。

『十個麻子九個怪』，
你看他怪不怪！

把迷信要笑。

也在崖下攢一枝柴草，

要路神保佑他，

腿上有勁。

祇要他樹桿挖成的煙鍋，

插進嘴裏了，

就忘了夜來後晌（註）

才和李四吵鬧過，

今天連嘴都不招。

也不管李四

（註）『夜來後晌』是昨下午的意思。

常向他刮臉，

他總搶頭挑逗着：

『狗×的！』

沒誇你底好媳婦了。

以後給我兒娶一個，

比你底還要好！』

他眼紅人家的好遇合，

挖苦着。

李四底頂駁也刻薄：

『自己底媳婦，

知不道在誰家婆娘腿上轉筋呢，

還有臉談兒子嗎！』

在這當兒，

張三總是不偏向誰，

他是黨員，

批評他們兩個：

『又片閒傳了（註一）！』

剛才馱子上的口袋溼了，

那麼，

驢子高興負擔減輕了；

你們愛唔啲的（註二）瀉嘴，

就祇有吸風啦。

不是政府組織運公鹽，

你兩個，

（註一）『片閒傳』是片斷閒談傳說的意思。

（註二）『愛唔啲』就是愛囉嗦的意思。

乾指頭能沾住鹽！

合作社四六分紅，

咱們就得經心的幹！』

二

「青天淺藍天，

出門在外邊……」

——民歌

陽金花聽着人家唱，

越想李四了。

她掛念着，

天天扳着手指算，

該回來了。

體貼地樣樣想周到：

早起遲睡，

人跟着四條腿跑，

驢子，

是啞巴牲口，

痛癢吃喝，

全靠人揣摩。

娃娃醒來了，

吱哇哇地叫喚；

水滾了，

也該下米了。

顧了這忘了那的，

忙亂裏，

想起婆婆，

活著嫌她太嘮叨；

要是還在，

不是一個好幫手麼？

門外狗咬，

她抱哄着娃娃，

到了隔壁的小窰窰，

牽出驢駒子，

讓牠到門前啃草草；

看黃羊亂跑回窰；

灰藍翅膀一晃，

野鶻偏趁亮回來了。

「四哥：

今天還在路上住店麼？」

她拾起一片飄落了的榆樹葉，
哼着小調。

這時候，

土霧高揚起來了，

隆隆，隆隆隆，

駱駝隊的串鈴響聲，

使她靠着樹，

站起來，

用手遮住眉眉看着：

駱駝隊

她底希望來了，

駱駝隊近了，

駱駝隊從她身旁走過，

她底頭低下了，

離開她了，

遠了，

她又目送着，

一直到飛塵，

越遠越模糊，

慢慢地低落，

慢慢地散開了。

夜來了，

她把窗門關好，

又給驢駒子拌上草，

坐在燈前做軍鞋，